

書名 四巧說不分卷 清刊本
撰者 清 梅庵道人 輯
卷 冊二
內容分類 集-小說-短篇小說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說-42
編號 D8625100

彩色首頁1
彩色首頁2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86251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說-42

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文本四巧說不分卷 清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四巧說目錄

冊二

補南陔

第一段

收父骨千里遇生父

裏兒屍一年逢活兒

聞凶信仰天號哭

第二段

被妒只捨身出家

第三段

嚴擇婿路逢才子

第四段

奏軍功父子偕榮

第五段

清修院一家會合

第六段

認綉裙幼子活來

及蘆花

幻作合前妻為後妻

巧相逢繼母是親母

第一段

料事執捨身投井

第二段

受厚恩甘愿續絃

第三段

遇好友頂名赴任

第四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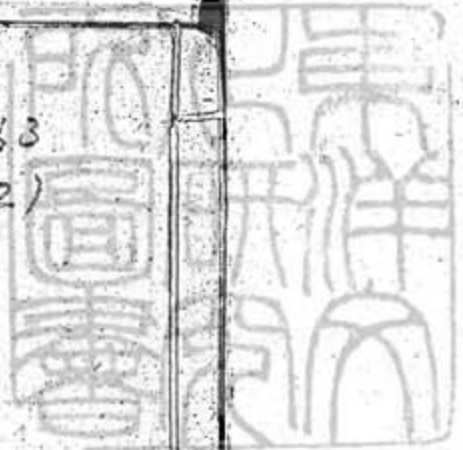
過愁哀命婦黃泉

第五段

現真形一家同歡

第六段

科 29.63
(2)



四巧說
反其蘆花

完

双紅堂
小說
42(2)

反遺

吳中梅庵道人編輯

幻作合前妻為後妻 巧相逢繼母是親母

詩曰當時二八到君家 尺素無成愧桑麻

今日對君無別語 莫教兒女衣蘆花

此詩乃前朝嘉定縣一個婦人臨終囑夫之作未穿

衣蘆花用閔子騫故事其夫感其詞意痛切終身穿

續娶這等說來難道天下繼母都是不好的平心犯

論人子事繼母有事繼母的苦那做繼母的亦有做

反遺



繼母的苦親生兒子任你打罵也不記懷不是親生的慈愛處便不記打罵便記了管他既要淘氣不聽他丈夫又道繼母不着急左難右難及至父子之間偶有一言不合動不動道聽了繼母又有前兒年長繼母未來時先娶過媳婦父死之後或繼母無子或有子尚幼倒要在他夫妻手裡過活此豈非做繼母的苦處所以盡孝于親生母不難盡孝於繼母為難試看二十四孝中事繼母者居其半然雖如此前人種樹後人收前妻吃盡苦辛養得個好兒子倒與後人受用自己不能生受他一日之孝深可痛惜如今待在下說一人娶第三個渾家却過了第一個妻子他孩兒事第二個繼母重逢了第一個親娘這件奇事出在唐肅宗時楚中房州地方有個官人姓辛名用智曾為汴州長史夫人孟氏無子止生一女小字端娘丰姿秀麗性格溫和女工之外更通詩賦父母鍾愛替他擇一快婿是同鄉人覆姓長孫名陳字子虞風流倜儻博學多才早歲游庠至十七歲辛公把女兒嫁去琴瑟極其和調真好似梁鴻配了孟光相

如得了文君一般。說不盡許多恩愛。有詞為証。
 一連理枝棲兩鳳凰。同心帶結二鴛鴦。花間唱和鶯
 兒匹。樑上徘徊燕子雙。郎愛女。女憐郎。朝朝暮暮
 共徜徉。天長地久應無變。海誓山盟永不忘。
 畢姻二年後。生下一子。乳名勝哥。相貌清奇。聰慧異
 常。夫妻二人甚喜。只是長孫陳才高命蹇。連試禮闈
 不第。到二十七歲。以選貢除授興元郡武安縣儒學
 教諭。帶了妻兒并家人。同赴任所。在任一年。值本縣
 知縣陞遷去了。新官未到。上司委他署縣印。誰知時

朝天子命河北節度使李光弼討之。史思明戰敗而奔
 李光弼。從後追擊賊兵。且戰且走。隨路焚劫者。逼
 近武安縣。飛馬連報到。長孫陳正商議守城。無奈
 本縣守將尚存誠。十分怯懦。一聞賊警。先已逃去。標
 下兵丁俱散。長孫陳欲與民夫守城。那些百姓都已
 驚慌。那里肯上城守禦。一時爭先開城而走。連衙役
 也都走了。長孫陳禁約不住。眼見空城難守。想這我
 做教諭。原非守城之官。今署縣印。便有地方干係。若

失了城難免罪責又想賊兵戰敗而來怕後面官兵
追趕所過州縣必不敢久住我且回家眷暫向城外
山僻處待幾日等賊兵去了再來。理未遲遂改換
衣粧將縣印繫于臂上備下馬一匹車一輛自己騎
馬叫辛氏與勝哥坐了車子把行李乾糧都放車上
與兩個家童推車其餘婢僕盡皆止行出得城門看
那些逃難百姓其老攜幼的六竄真個可憐但見
亂慌；風聲鶴唳聞接；骨竄狼奔前途墮珥何
暇回首來看後見是也。那個有心去拾任你王孫

公子用不着緩步徐行憑她小姐夫人怕不得鞋
弓襪小香圍浴女卒日見生人嚇得倒退到如今
挨、擠、入人叢富室嬌兒常時行短路也要扛
抬至此日哭、啼、連路也覓人的爹、媽、隨
路號呼問路的伯、叔、逢人亂叫夫妻本是同
林鳥今番各自逃生娘兒豈有兩銀心此際不能
相顧真個寧為太平犬果然莫作亂離人
行不數里忽聞背後金鼓亂鳴回以城中火光燭天
眾逃難的發喊道賊來了霎時間行奔亂走一陣擁

擠把長孫陳的家人都冲散兩個推車的也不知去向只剩下長孫陳與辛氏勝哥三人長孫陳忙下馬將車中行李乾糧移放馬上要辛氏抱勝哥騎馬自己步行辛氏道我婦人家怎能騎馬還是你抱孩兒騎馬我自步行罷長孫陳道這怎使得三回五次催辛氏上馬辛氏只是不肯長孫陳只得一手挽妻子一手牽馬而行不及數步辛氏走不動了長孫陳着急道你若不上馬快走必被賊兵追及矣辛氏哭道事勢至此你不要顧我罷你只抱勝哥自上馬逃去休為我一人所誤勝哥哭道母親怎說這話長孫陳也哭道我怎割捨得你我三人死在一處一面說一面又行了幾步走到一個井亭之下辛氏哭對丈夫道你只為放我不下不肯上馬我今死在你前以絕你念你只保護了這七歲孩子逃得性命我死瞑目矣言訖望着井中便跳說時遲那時快長孫陳忙去扯時辛氏早已跳下井中去了正是

馬上但求全喘息

井中擠得葬芳魂

慌得勝哥亂哭亂叫也要跳下井去長孫陳雙手抱

住勝哥去望那井中。雖不甚深，却急切沒做道理救他。眼見不能活了，放聲大哭。正哭時，後面喊殺之聲漸近，只得一頭哭一頭先抱勝哥坐在馬上，自己隨後也上馬，又將腰帶繫住勝哥拴在自己腰裡，紫纏牢固，把馬連加數鞭，望山僻小路而去。聽後面喊聲已漸遠，驚魂稍定，走至日暮，來到一個敗落山神廟前，長孫陳解開腰帶，同勝哥下馬，走入廟中，先有幾個人躲在内，見長孫陳擎馬而來，驚問何人。長孫陳只說是一船避難的，解下馬上行李，叫勝哥看守自己，去喚了草回來，繫住馬，就神座傍與勝哥和衣而卧。勝哥痛念母親，哭泣不止。長孫陳心如刀割，一夜未曾合眼。天明起身，尋些水淨臉，吃了些乾糧，再喂了馬，打疊行李，正要去探聽賊兵消息，只見廟外有數人奔來，招呼廟裡躲難的道：「如今好了，賊兵被李節度大兵追趕，昨夜已盡去城中平定，我們回去罷。」眾人聽說一齊去了。長孫陳道：「賊兵即去，果不出吾所料。」遂與勝哥上馬，仍回舊路。行近官塘，勝哥要下馬解手，長孫陳抱下來，繫馬等他，望見前面有

榜文張掛衆人擁看長孫陳也上前一觀見上寫道
欽命河北節度使李為時論事照得本鎮奉命
討賊連勝賊兵賊已望風奔竄其所過州縣該地
方官正當盡心守禦昨武安縣署印知縣長孫陳
及守將尚存誠棄城而逃以致百姓流離城池失
守殊可痛恨今尚存誠已經擒至軍前斬首示衆
長孫陳不知去向俟追緝正法目下縣中缺官決
印本鎮已劄委能員權理縣事安堵如故凡爾百
姓逃亡在外者可速歸復業毋得觀望特示

榜文長孫陳不吝忙拍勝哥上馬拴縛好了九
鞭縱營盤山僻小路亂跑穿林迴嶺走得人困馬乏
臂上繫的印不知失落何處了奔至一溪邊解帶
下馬牽馬去飲水自己與勝哥飲了幾口勝哥細
問驚走之故長孫陳方把道間所見榜文述與他聽
勝哥道城池失守不干爹之事爹何不到李節度
軍前把守將先逃之事稟告他長孫陳道李節度軍
法最嚴我若去必然被執勝哥道既如此今將何往

長孫陳道我前見邸報你外祖辛公新陞閬州刺史
此時想必已赴任我要往投遞他一來把你母的凶信
報知二來就求他替我設法挽回若挽回不得變易
姓名另圖個出身說罷復與勝哥上馬而行正是
井中死者不復生 馬上生人又惧罪
慌：急：一鞭風 重：疊：千行淚
行了一程已出武安縣界來至回鄉縣地方時已抵
暮正苦沒宿處遙望林子裡有燈光射出策馬上前
看時却是一所莊院莊門已閉長孫陳與勝哥下馬
叩門見一老嫗攔門問是誰長孫陳道失路
之人求借一宿幸勿見拒老嫗道我們沒男人在家
不便留宿長孫陳指着勝哥道念我父子俱在難中
望乞方便老嫗道這等說待我去稟復老安人則個
言畢回身入內少頃出來說道老安人聞說你是落
難的又帶幼兒在此甚是憐憫叫我請你進去面問
條細可留便留長孫陳遂牽馬與勝哥步入莊門見
裡面堂上點起燈火庭前兩株大樹長孫陳繫馬樹
下與勝哥同上堂早見屏後走出個中年婦人來老

嫗道老安人來了。長孫陳連忙施禮。叫勝哥也作了揖。老安人道。客官何處人。因何到此。長孫陳扯說道。小可姓孫。是房州人。因許下雲臺山三元大帝香愿。同荆妻與小兒去進香。不想路過賊兵。荆妻投井而死。僕從奔散。止逃得愚父子性命。老安人道。如此真可傷了。敢問客官何業。長孫陳道。是讀書。因累舉不第。正要乘進香之便。往閬州投遞親戚。誰料命蹇。乃遭此難。老安人道。原來是位秀士。失旅了。便叫老嫗看。喚出長孫陳。謝道。借宿已不當。怎好又相擾。因問世五。老嫗道。老身李氏。不幸無兒。止生一女。家中只有老蒼頭一老嫗并一小厮。今蒼頭往城中納糧未回。更沒男人在家。故不便輕留外客。適因老嫗說客官是落難人。又帶幼子在此。所以不忍峻拒。正欲問小厮捧出酒肴。排列桌上。老安人拜客官。請便自進去。了。長孫陳此時又飢又渴。斟酒便飲。勝哥只坐在傍邊。吞聲飲泣。長孫陳拍着他背道。我兒。你休苦壞了身子。還勉強吃些東西。勝哥只是掩泪。盜筋也不動。

長孫陳不覺心酸連自己晚飯也吃不下便起身把
被褥安放在堂側榻上討些湯水淨了手脚又討些
草料喂了馬携着勝哥同睡勝哥那里睡得着一夜
眼淚不乾長孫陳只因連日困苦沉了睡去次早醒
來看勝哥見他渾身發熱口叫心疼不能行動一時
驚慌無措其母聞知叫老娘出來說道客官令孫有
病且寬心住此將息好了去不必着忙長孫陳感激
稱謝又坐在榻前撫摩着勝哥帶哭的說道你母親
只為要留你這點骨血故自拚一命我心如割你今
若有些長短連我也不能活了口中說着那并泪如
雨下却早感動了裡面一個人你道是誰就是其母
的女兒此女小字秀城年方二八甚有姿色亦頗知
書因美命的說他婚姻在遠不在近當為貴人之妻
故凡村中富戶來求婚其母都不允立意要他嫁個
讀書人秀城亦雅重文墨昨夜聽說借宿的是個秀
士偶從屏後偷觀也是天緣合處一見了長孫陳相
貌軒昂又聞他新織絃心裡竟有幾分看中意今早
又來窺窺正聽得他對勝哥說的話因想他仗儀之

情如此真篤料非薄倖者便一發有意了只不好自對母親說乃私白老嫗曰其意老嫗即以此意告知主母又攬掇道這正合着弄命的言語了那容官是遠來的又是秀士必然發達小姐有心要嫁他真是天緣前定其母本是極愛秀城百依百順的聽了這話便道難得他中意我只恐他不肯為人繼室他若肯依他便了但我只一女必須入贅不知那人可肯入贅在此正要使老嫗去門他恰好老蒼頭絀狼回來見了長孫陳便問此位何人老嫗對他說知係紅衫引對長孫陳道昨李翁有書附行到客州掛推查仔細過往客商要路引查驗客官若有路引方好相留如無路引不但人家住不得連客店也去不得長孫陳道我出門時只道路上太平不曾討得路引這老處蒼頭道恩牌上原說在路客商若未取原藉格引者許赴所在官司稟明查給客官可就在縣討了路引罷長孫陳道說得是口雖答應心愈憂疑正是欲求續命線先少護身符到了晚間勝哥病勢稍寬長孫陳私語地道我正望你病好了還

程那知又要走路引來教我何處去討勝哥道爹
何不捏個鬼名到縣中去討長孫陳道這里西鄉與
我那武安縣接壤縣中耳目衆多倘識破我是失机
的官員不是要處父子劫了私語不防老蒼頭在壁
後聽得了次早入內說與其母知道其母吃了一驚
看着女兒道那人來歷如此急生發付他秀城沉吟
半晌道他若有了路引或去或住都不妨了只是他
要在我縣中討路引却難我們要討個路引與他
不難其母道如何不難秀城道堂兄其泉現做本縣
捕衙知縣最信任他又極肯聽母親言語的今只
在他身上要討個路引有何難處其母道我倒忘了
便叫蒼頭速往縣中請侄兒其泉來一面親自到堂
前對長孫陳說道官人休要相瞞我昨夜聽得你有
說是失机官員你果是何人寔對我說我倒有個商
量長孫陳驚愕了一回料瞞不過只得細訴寔情其
母將商間和女兒商量的話說了長孫陳感謝不盡
至其後其泉騎馬同蒼頭到莊下馬登堂未及與長
孫陳相見其母即請其泉入內把上項事細說一遍

并述欲招他為婿之意其泉一應諾隨即出見長
孫陳叙禮而坐說道尊官的來踪去跡通問家叔母
已對卑人說知若要路引是極易的事但家叔母還
有句話說長孫陳道有何見教其泉便把其母欲將
女兒秀娥結為婚姻之意說出長孫陳道極承錯愛
但念亡妻慘死不思再娶其泉道尊官年方壯盛豈
有不續絃之理家叔母無謂欲贅一佳婿以娛晚景
若不棄嫌可入贅在此若是令郎有意不能行路關
州之行且待令郎病愈再作商議何如長孫陳暗想
我本不忍續絃奈我的踪跡已被他知覺那其泉又
是個衙門買役若不從他必然弄出事來又想我在
難中蒙其母相留不嫌我負罪之人反欲結為姻眷
此恩亦不可忘又想欲討路引須托其泉必從其所
請他方肯出力躊躇再四乃對其泉道承雅意塔
何敢過辭但入贅之說未便一者亡妻慘死未及求
殮待小可到了閬州遣人來收殮了亡妻骸骨然後
續絃心中始安二者負罪在身急欲往見家岳商議
脫罪復官之計若入贅在此恐誤前程大事今蒙不

棄可留小兒在此養病等小可往閬州見過岳父然
後來納聘成婚罷其泉聽說即以此言入告其母其
母應允只要先以一物為聘長孫陳聽了遂向頭上
拔下一枝金簪為聘其母以銀香盒一枚回敬正是
忽到絕處逢生路 又向山中締新姻

聘禮既定長孫陳急欲討路引其泉道這不難妹丈
必須寫一稟詞說出情由待弟代稟縣尊路引即日
可得長孫陳就寫一酒稟詞改了姓名叫做孫無咎
取前往無咎之意因要往雲臺山進香特求路引一
張以便前往寫完遞與其泉其泉收了遂別而去却

說勝哥卧在榻上聽得父親已與其家結婚十分傷
心霎時間心疼復作發熱起來長孫陳好生急悶只
得把自己不得不結婚的苦情對他說明又恐被人
聽見不敢細說至次日其泉果然討得路引來了長
孫陳看見有了路引十分歡喜又見勝哥的病體沉
重放心不下其母替他延醫服藥過了幾日方漸
愈長孫陳總放寬了心打點起身其母治酒餞行又
贈了些路費至次日早起長孫陳請其母出來拜別

又囑他看顧勝哥，并母道：「令卸病體，自然代你調養，不須分付，只是賢婿此去，料理明白，速速回來，勿使我倚廬而望。」長孫陳道：「自然領命。」說罷，出門，勝哥送出門外，長孫陳令他去，不必遠送，各道保重身體。流淚而別。長孫陳身邊有了路引，所過關隘，取出呈驗，竟無盤詰。一路上想起辛氏慘死時，流淚行了幾日。在一個客店安歇，晚飯後出房散步，忽有一人認得長孫陳，忙叫道：「子虞兄，你在武安縣？」長孫陳回頭一看，不等他說完，忙搖手道：「禁聲！那人便住了口。」

那人道：「那人是誰？原來是長孫陳。」因問其姓名，友姓孫名去疾，字善存，年紀小長孫陳三歲，才名不相上下。近因西川節度使嚴武聞其才薦之，於朝授夔州司戶，領憑赴任。他本家貧，未娶，別無眷屬，攜帶只有幾個家僮，并接官衙役相隨，不想中途遇賊，盡被殺死。他幸逃脫，又復患病，羈留客店。當下見了長孫陳，問出這話，長孫陳忙道：「禁聲！遂遣開了店主，見四下無人，方把自己的事告訴他。孫去疾也有訴其事，因說道：『如今小弟有一計在此。』長孫陳問何計，孫

去疾道：「兄既沒處投遞，弟又抱病難行。今文憑現在，兄可頂了，賤名竟往夔州赴任。」嚴節度但聞弟名，未經議而接官衙役，又都被殺，料無人知覺。長孫陳道：「多蒙厚意，但此乃兄的功名，弟如何占得？况尊恙自當痊可，兄雖欲為朋友地，何以自為地？」孫去疾道：「時恙沉重，此間不是養病處，倘若死了，客店豈停棺之所，不若弟倒頂了孫無咎的鬼名，只說是孫去疾之弟，兄去上任，以輜車載弟同往。弟若不幸而死，乞兄殯殮，隨地安葬，如幸不死，同兄到任，得慢之調理，豈不長孫陳想了道：「如此說，弟權且代庖，候尊恙全愈，稟明嚴公，那時弟仍頂無咎名字，讓兄即真便了。」計議已定，恐店主人識破，次日即僱一車，將去疾載至前，而館驛中住下。然後取了文憑，往地方官處討了夫馬，另絡安車，與孫去疾竟望夔州進發。正是：

去疾忽然有疾，

善存幾不能存。

無咎又恐獲咎，

假孫竟冒真孫。

不一日，到了夔州，生一衙門。孫去疾就于私衙中，另治一室安歇。又醫守治時，嚴公正騎節，夔州長孫陳

寫着孫去疾名字的揭帖到彼，衆見嚴公留真，欲試其才。卽帝命題賦詩，長孫陳讓，羣立就嚴公深加獎賞。只道去疾名不虛傳，那知是假冒的。以後又發幾件疑事來密理。長孫陳斷決如流，嚴公愈加敬重。長孫陳蒞任半月，卽分頭遣人往兩處去：一往武安城外井亭中，揭取辛氏夫人骸骨，殮殮寄厝，另期安葬；一往西鄉城外耳家，迎接公子勝哥，並將禮物書信寄與耳家，就請耳母同秀娥至任所成婚。一面於私衙中設立辛氏夫人靈座，長孫陳公事之暇，不是與孫去疾開話，就是對靈座流涕。一夕獨飲，行几盃酒，酒看了靈座，不覺痛上心來，遂吟憶秦娥詞一首云：黃昏後，悲來欲解，全憑酒。全憑酒，只愁酒醒悲情，還又新。絃將續，難忘舊。此情未減，卿知否？卿知否？唯求來世，天長地久。

吟罷取筆寫出，常取來誦咏。嗟嘆過了幾日，耳家母女及勝哥都接到耳母秀娥，且往在城外公館。耳家先令蒼頭老嫗送勝哥進衙，長孫陳見勝哥病體已愈，十分歡喜，對他說了自已頂名做官之故，領他去

見了孫去疾呼為老叔，又叫他拜母親靈座。勝哥一見靈座，哭倒在地。長孫陳扶他去睡。次日衙中結綵，懸花迎娶新夫人。勝哥見這光景，愈加悲啼。長孫陳恐新夫人來見了不便，乃引他到孫去疾那邊歇了。頃秀娥迎到其母，也坐轎進衙。長孫陳與秀娥結了親，拜了其母，又到辛氏靈座前拜了，然後迎入洞房。長孫陳於花燭下，觀那秀娥果然美貌，比夜恩情，自不必說。有一曲黃鶯兒單道那續娶少婦的樂處。

幼婦續鶯膠論年庚兒女曹柔波嫩在隣他少熬

來膝上不死也魂銷

當夜勝哥未曾拜見其母，次日又推有病，至第三日方來拜見，含淚拜了兩拜。到第三拜，竟忍不住哭聲。拜畢，奔到靈前，泣聲大哭。他想我母親慘死未久，屍骸尚未殮為父的，就娶了新人，心中如何不痛。長孫陳也覺傷心，流淚不止。其母却不歡喜，想道：這孩子無禮，莫說你父親曾在我家避難，就是你患病也虧在我家將息好的。如何今日這般體態，全不看我。

驚覺你何不旬往天蓬去尋覓說罷。來色歸房。慌得
長孫陳忙把詞箋揭落。隨往房中。見其氏獨坐。流淚
長孫陳陪着笑臉道。夫人為何煩惱。其氏道。你只想
着前妻。怪道勝哥。只把親家當娘。全不把我當娘。長
孫陳道。勝哥有甚觸犯。你不妨對我說。其氏道。說他
怎的。長孫陳再問其氏。只是不語。長孫陳急得沒法。
原來長孫陳與其氏恩愛。比前日與辛氏恩愛。又添
一個怕字。世上怕老婆的。有幾樣怕法。有勢怕。有理
怕。有情怕。怕勢怕有三。一是畏妻之貴。仰其威範。二是
畏妻之富。資其財。三。是畏妻之悍。其打罵。理怕
亦有三。一是敬妻之賢。仰其淑範。二是服妻之才。敏
真文采。三是量妻之苦。念其食貧。情怕亦有三。一是
愛妻之美。奉其色。笑。二是憐妻之少。屈其青春。三是
惜妻之嬌。不忍其怒。今其氏美少而嬌。大約理怕居
半。情怕居多。有一曲桂枝香。說那怕嬌妻的道。
愛他嬌面。怕他顏變。為甚。俊首無言。慌得我意忙
心亂。看春山。頓鎖春山。頓鎖是誰觸犯。忙陪歡臉
向娘前。直待你笑語。還如故。終教我心兒放得寬。

這何故因愛生怕只為愛妻之至所以妻若感額也
也皺眉妻若忘餐他也廢食好似虞舜待弟一般象
憂亦憂象喜亦喜又如似武王事父一般文王一飯
亦一飯文王再飯亦再飯閒話少說只說正文當下
長孫陳俛件七代牛物却來私語勝哥道你雖痛念
母親今後却莫對着幾母啼哭晨昏定省不要稀疎
了勝哥不勝喜父命幾強趨承并氏也只落一相待
一個面紅耳赤強支吾的温存一個懶語遲言不耐
煩的答應長孫陳見他母子終不親熱亦無法處之

勝哥日常開倒在孫去疾別室居多此時孫去疾的病已全愈長孫陳不忍久占其功名欲向嚴公稟明其故料嚴公愛他必不見罪乃具申文只說自己係孫去疾之兄孫無咎向因去疾途中抱病故權冒名供職今弟病已痊理合避位向日朦朧之罪慮乞寬宥嚴公見了申文甚是驚訝即召去疾相見試其才學正與長孫陳一般嚴公大喜道二人正當兼收並用遂令將司戶之印交還孫去疾其孫無咎委署本州司馬印遂奏請寔授於是孫去疾自為司戶長孫

陳携家眷遷往司馬署中獨留勝哥在司戶衙內托
 與去疾撫養教訓免得在繼母面前厭惡此雖愛子
 也是與內止因礙着統逐只得權割膝下正合着琵琶
 記上兩句兒道你爹行見得好偏只一子不留
 在身畔耳氏雖却勝哥之後說也有咲也有不似前
 番時常變臉了光陰迅速不覺五年耳氏生下一女
 一男女名珍姑男名相郎十分歡喜那知樂極悲生
 耳母忽患急病三日暴亡耳氏哭泣躃踊哀痛之極
 要長孫陳在衙署治喪長孫陳道衙署治喪必須我
 自拜我官職在身細麻之喪不便易服今可停柩于
 寺院中一面寫書去請你堂兄耳泉來立他為嗣方
 可設幕受弔耳氏依言將靈柩移去寺中長孫陳修
 書遣使送與耳泉請他速來主持喪事耳泉得了書
 信稟過知縣討了給假星夜前來奔喪正是

雖教族誦亦是趨勢貴人來召怎敢不去

耳泉既到長孫陳令其披麻執紼就寺中治喪夔州
 官府并鄉紳看司馬面上都來致弔嚴公亦遣官來
 弔孫去疾也引勝哥來拜奠熱開了六七日方止却

不知其氏心上還有不足意處因在寺中治喪時
自己不便到墓中哭拜直至其泉扶柩起行之日方
用肩輿抬至靈前奠別又不能親自還鄉送墓因此
每日哀痛染成一病厥不起慌得長孫陳忙請醫
看視都道傷感七情難以救治看服藥無效一命
懸絲常言道人之將死其言也善其氏病臥在床反
覆自思吾向喚怪勝哥哭母誰想今日輪到自身吾
母抱病而亡有尸有棺開喪受弔我尚痛心何況他
母死于非命尸棺都沒有如何教他不哭又想吾母
無子賴有女兒替他服喪我若死了不是勝哥替我
披麻執紼更有何人可見生女不若生男幼男又不
若長男我這幼女幼男幹得甚事便含泪對長孫陳
道我當初錯怪勝哥如今我想他可遠喚來見我長
孫陳說便道勝哥一向常來問安我恐你厭見他
故不便進見你今想他喚他來便是說罷忙着人到
去處將勝哥喚到勝哥至床前見了其氏吃驚道
不想母親一病至此其氏執着勝哥的手双眼泪流
道你是個天性純孝的兒向來所見不明錯怪了你

我今命在旦夕，汝父正在壯年，我死之後，少不得
又要續娶。我這幼子幼女，全賴你做長兄的看顧。你
只念當初在我家時，難的恩情，切莫說我後來的不
是。說畢，淚如泉湧。勝哥也流淚道：母親你如此說，正
望母親病愈，看顧孩兒，倘有不孝，這幼妹幼弟，與孩
兒一父所生，何分爾我？縱沒有當初難的恩情，孩兒
兒在父親面上，推愛豈有二心？其氏道：我說你不仁
孝的好人，若得如此，我死瞑目矣。又對長孫陳道：你
若再續娶後妻，切莫輕信其語，撇下這三個兒女。長

孫陳哭道：我今誓願終身不續娶。其氏道：這話只恐未必言說，終日不語，少頃即發，然而逝。正是

自古紅顏多薄命

幾場易散彩雲收

長孫陳放聲大哭，勝哥也大哭。衆人得買棺成殮，商
議治喪。長孫陳叫再買一口棺木進來。勝哥問何
故？長孫陳道：汝母無尸，可殮？今設一虛柩，衆人
了。一同治喪。吾心始安。勝哥道：堂上，所見極是。便于
內堂停下。兩柩一虛一實。幕前掛起兩個銘旌。上首
的寫元配辛孺人之柩，下首的寫繼配辛孺人之柩。

當日治喪十分熱鬧，但喪帖上還是孫無咎出各原
來。喪時律令凡文官失札後必有軍功，方可贖罪。長
孫陳雖蒙嚴武奏請已實授司馬之職，然不過漢書
發勞，未有軍功，故不便改正原名。恰好事有湊巧，夔
州有山寇竊發，嚴公遣將征勦，司馬是掌兵的官，理
合同往。長孫陳即督同將校前去，那些山寇不過烏
合之衆，長孫陳畫下計策，殺伐擊之，殺的殺，降的降。
不幾日，奏凱而還。嚴公嘉其功，將欲表奏朝廷。長孫
陳那時方說出自已真名，把前後事一一訴明，求嚴

武公上奏，嚴公即具疏奏聞。奉旨：長孫陳既以條
長孫陳准復原姓名，仍論功陞授工部員外。正是
昔年覆姓止存一 今日雙名仍喚單

長孫陳既受恩命，遂遣人將向樞先載回鄉安居。即
時辭謝嚴公，拜別孫去疾，携着三個兒女并僕從進
京赴任。此時辛用智在京為左拾遺之職，當嚴武上
表奏功時，已知女婿未死，對夫人和女兒說了，俱各
大喜。但不知他可曾續娶，又不知勝哥安否。遂先使
人前去暗探，打聽消息。不一日，家人探得條細，一

同報夫人對辛公道偏怪他無情待他來見時你且
 莫說女兒未死只須如此如此看他如何辛公咲而
 許之過了幾日長孫陳到京謝恩上任後即同着勝
 哥往辛家來于路先叮囑勝哥道你在外祖父母面
 前把繼室中間這段話可隱晦些勝哥應諾既至辛
 家辛公夫婦出見長孫陳哭拜于地訴說妻子死難
 之事勝哥亦哭拜于地辛公夫婦見勝哥已長成至
 十三歲甚是歡喜夫人扶起勝哥辛公扶起長孫陳
 說道死生有命不必過傷且請坐了長孫陳坐定辛
 公道用道賢壻續絃否長孫陳道小壻命是續絃
 之後又復斷絃辛公道賢壻續絃在亡女死後几年
 長孫陳踟躇道就是那年夫人道如何續得恁快長
 孫陳正待訴告其家聯姻的緣故只見辛公道續絃
 也罷了但續而又斷有當更續老夫有個姪女年貌
 與亡女彷彿今與賢壻續此一段姻親何如長孫陳
 道多蒙岳父母厚愛只是小婿已誓不再續矣夫人道
 這却為何長孫陳道先繼室時念及幼子幼女
 其言哀慘所以不忍再續辛公道賢壻差矣若如此

說我女兒慘死你一發不該續絃了。難道亡女投井時獨不念及幼子麼？賢婿不忍負繼夫人，何獨忍負亡女乎？吾今以姪女續配賢婿，亦在亡女面上推情。正欲使賢婿不念亡女耳。長孫陳滿面通紅，無言可答。只得說道：且容商議。幸公道愚意已定，不必再議。長孫陳不敢再言，即起身告別。幸公道賢婿新蒞任，公事煩冗，未敢久留。勝哥且住在此，尚有話說。長孫陳便留下，隨即作別。自回。幸公夫婦携勝哥入內置酒飲之。問起他母子之事，勝哥只略談一二。幸公夫婦

且不敢對他母子相見，也不說明其母未死，只說道：姪女即汝母姨，今嫁汝父，就如汝親母一般。你可回去對汝父說，教他明日納聘。後日黃道吉日，便可成婚。須要自來親迎。說畢，即令一個家人，同一個養娘送勝哥回去。就着那養娘做媒人。勝哥回見父親，備述幸公之語。養娘又致主人之意。長孫陳無可奈何，只得依他。納了聘。至第三日，打點迎娶。先于兩位亡妻靈座前祭奠。勝哥引着幼妹幼弟同拜。長孫陳見了，不覺大哭。勝哥也大哭。那兩個小的不知痛苦。

頓呆着看長孫陳愈覺慘傷對勝哥道將來的繼母
即汝母姨待汝自然不薄只怕苦了這兩個小的勝
哥哭道耳繼母臨終之言何等慘切這幼妹幼弟孩
兒自然用心看顧只是爹也須自立主張長孫陳
點頭滴淚黃昏以後准備鼓樂香車親自乘馬到門
奠薦等了一個更次方迎得新人上轎一路上笙簫
鼓樂十分熱鬧及新人迎進門下轎拜了堂掌禮的
引去拜兩個靈座新人立住不肯拜長孫陳正錯愕
間只聽得新人在兜頭的紅羅裡大聲說道衆人退
後我乃長孫陳前妻辛氏端娘的靈魂今夜附着衆
人之體來到此間要和他說話衆人大驚都退走出
外長孫陳也吃一驚倒退數步勝哥在傍聽了大哭
起來上前扯住要揭起紅羅來看辛氏推住道我怕
陽氣相逼且莫揭起長孫陳足了一回說道就是鬼
也說不得亦上前扯住哭道賢妻你靈魂向在何處
骸骨如何不見辛氏揮手道且休哭你既哀痛我為
何骨肉未冷便續新絲長孫陳道本不忍續只因在
此家避難蒙他厚意憐人故勉強應承辛氏道你為

何聽後妻之言，逐勝兒出去。長孫陳道：「此非逐他，玉是愛他，因他失歡于繼母，恐無人調護，故寄養在孫叔處。」辛氏道：「後妻病故，你即治喪，我遭慘死，竟不治喪，直等後妻死了，趁他的便，一同設幕，是何道理？」長孫陳道：「你初亡時，我尚頂孫叔一的名字，故不便治喪。後來孫無咎雖係假名，却沒有這個人，故可權時治喪。」辛氏道：「其家岳母死了，你替他治喪，我父母現在京中，你為何一向不遣人通候？」長孫陳道：「因不曾出姓復名，故不便遣人通候。」辛氏道：「這都罷了，但

我今來要和你同赴泉臺，你肯隨我去麼？」長孫陳道：「你為我而死，今隨你去，固所甘心，有何不肯？」勝兒聽說，忙跪下道：「望母親留下爹，待孩兒隨母親去罷。」辛氏見勝兒如此說，不覺墮淚，不見丈夫肯隨我去，看來原不是薄情。因說道：「我實對你說，我原非鬼，我即端娘之妹，奉伯父命，要我如此試你。」長孫陳聽罷，絕定了心神，却又想新嫁的女兒，怎便如此做作，諛他言語，宛是前妻的聲音，莫非這句話還是鬼魂。我目前正在疑想，只見辛氏又道：「伯父分付教你撒開耳

氏靈座待我只拜姐。二端娘的靈座長孫陳沒奈何只得把耳氏靈座移在一邊辛氏又道將耳氏神主焚化了方可成親長孫陳道這個說不去勝哥也道這怎使得辛氏却三四五次催逼要焚長孫陳此時一來還有幾分疑他是鬼二來便認是新人的主見却又礙着他是辛公姪女不敢十分違拗只得含淚把耳氏神主携在手欲焚不忍辛氏叫住道這便見算你的薄情了你當初在耳家避難多受耳氏之恩如何今日聽了後妻便要把他的神主焚棄你也不供

要什麼你今只把辛氏的神主焚了罷長孫陳與勝哥聽說都驚道這却為何辛氏自己把咒頭的紅羅揭落笑道我如今已在此了又立我的神主則甚長孫陳與勝哥見了俱大驚一齊上前扯住問道畢竟是人還是鬼辛氏那時方把前日井中被救的事說明長孫陳與勝哥如夢初覺夫妻母子抱頭大哭正是
木疑鳳去秦臺杳
何意珠還合浦來

三人哭罷勝哥就引幼妹幼弟拜見母親又對母親述耳氏臨終之語望乞看視這兩個辛氏道這不消

應當初我是前母，其氏是繼母。如今他又是前母，我又是繼母了。我不願後母虐我之子，我又何忍虐前母之兒。長孫陳聞言，起身稱謝道：「難得夫人如此賢德，因取出那兩首憶秦娥詞來與辛氏看，以見當日思念他的寔情。辛氏也把那蝶戀花一詞與丈夫看。自此夫妻恩愛，比前更篤。至明年孫去疾亦陞任京職，來到京師，與長孫陳相會。原來去疾做官之後已娶了夫人，至京未幾生一女，恰好辛氏亦生一子，即與聯姻。辛氏把珍姑相與自己所生一子，一樣看

待，並不分彼此。長孫陳歡喜感激，不可言盡。正是：

結首頓首敬意

誠懼誠忤恩情

無任瞻天仰聖

不勝激切屏營

看官聽說，第四個子與第一個子是同胞，中間又間着兩個繼母的兒女，此乃從來未有之事。後來其家有個姪女，配了勝哥，珍姑與相郎又皆與辛家聯姻。幸其兩家永為秦晉和好，無間若天下前妻晚娶之間，盡如這段話。閔子騫之衣，可以不用嘉定婦之詩，可以不作矣。故名之曰反蘆花。

反蘆花終

<p>卷之四</p>	<p>一</p>	<p>一</p>
<p>二</p>	<p>二</p>	<p>二</p>
<p>三</p>	<p>三</p>	<p>三</p>
<p>四</p>	<p>四</p>	<p>四</p>



所圖書

